

在现场

大地有声

老有所乐

阿婆的「老爷车」

□ 赵韩德

走大路,看眼前的大地,听四周的大地。有诗人赞赏野地上一朵秋菊:“我只瞩目于秋原之上一只黄金的杯盏/独擎西风。”有友人思索于广富林出土的一枚古陶罐:“我把一只圆形的陶罐/放在余山的山顶/绿色的旷野/围向山峰……”颇具《诗经·大雅》“有卷者阿”的动感。

几年前的春天,我走进山西雁门关古老的城门。大地上群山起伏。雁门关外的路难行。雁门关里的路也难走。关隘险峻,“无风云出塞,不夜月临关。”踏入关内,走进城门,使我心震荡起伏的,是脚下巨型花岗岩条石铺成的关路。这些长数米,宽半米,厚达四五十厘米的块块条石,竟然都坑坑洼洼,形成大小不等的下凹,边缘圆润,显然是漫漫岁月中在极沉重的负荷下磨损而成。光线斜斜地投进幽深的城门洞,地面大大小小、或散布或连绵的凹坑,成斑斑驳驳的深色暗影,如一圈圈历史的涟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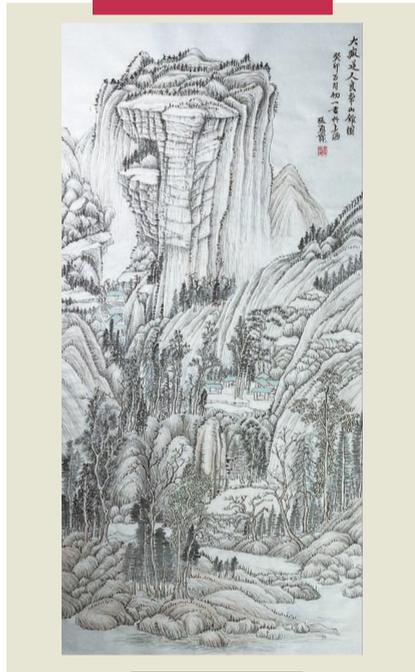
磨压出这些凹坑的,是沉重的军车、马匹、粮草、士兵的靴子、将军的马蹄。从李牧、卫青、霍去病、刘琨、薛仁贵到杨

家将……以及到此视察的帝王们的銮驾,从周穆王到赵武灵王、汉高祖……直至清光绪。这里也出发过所谓“和亲”的车队。昭君出塞,王昭君离汉的最后一步,就是在雁门关。她是从雁门关出的塞。关内有“公主洞”,昭君曾在窑洞内暂歇。姜夔《疏影·苔枝缀玉》词有感,发出寄托于寒梅的痛惜声:“昭君不惯胡沙远,但暗忆、江南江北。想佩环、月夜归来,化作此花幽独。”

几天后我又到了运城。关云长是运城解州人,解州有全国最大的关帝庙。到运城,不可不去解州镇,不可不去关帝庙。钱泳《履园丛话》认为:“(当阳)关侯神庙始于唐贞元十八年。为玉泉伽蓝。宋元明以来,皆有封号。至本朝(清),显灵尤盛,尊为武庙,祀以太牢……今且尊之为帝矣。”解州关帝庙更早,它创建于隋开皇九年(589),宋、明扩建,清康熙四十一年火灾,又用十余年时间加以修复。它错错落落分布着巨大的建筑群,有数万平方米之广。暗红的古砖墙高过树杪,里面处处雕梁画栋,古柏苍翠,牌坊纷纭。关羽当年叱咤于战阵马嘶之中。瞻仰“结义坊”“三义阁”就想到刘关

张三人的义薄云天。看到“刀楼”“印楼”“春秋楼”就谈及温酒斩华雄,三英战吕布,千里走单骑,夜帐读《春秋》,单刀赴会,水淹七军,华容道……一千八百年前的战云瞬间密布。

走出牌楼,被楼前的繁花镇住。解州关帝庙内有如此精美的花园和长廊。花园极大,四围长廊曲折,秀挺高敞,楹柱间饰以精雕的灯笼锦花纹木挂落,栏杆旁有美人靠,园林工人正在浇花。公园般的庙内园圃,其广阔的表面上,全覆盖地种植了盛开怒放的月季花。时值五月,繁花如潮的月季有粉红、金黄、朱红,我恍然领悟什么叫大地锦绣,飞红万点。心情猛好。一座武圣之庙,供奉勇猛战将的祠堂,当地的民众,让其大地上遍栽鲜花,满目月季姹紫嫣红,遍四周花潮涌动。我一会儿弯腰品赏,一会儿起身拍照,像在海里冲浪。在这片花香的大地上,我读到的是和平、美好与爱。



元人笔意 张勇杰作

44年后补拍一张毕业照

□ 伦丰和

书桌上有一张珍贵的照片,这是1968年我从上海师院(师大)毕业后,2012年补拍的毕业照。如今每每见到它,就不由得想起往事一桩桩。

毕业时,“文革”的阴霾笼罩校园,原本亲如兄弟姐妹的同学,成了陌路人,刚毕业的青年无疑像遭遇寒霜,个个像打蔫的茄子那样灰头土脸,夹着铺盖,离开伤心之地。随着岁月的冲刷,横亘在我们心中的那扇门竟然开启了,因为我们都是教师,送毕业班时,会精心策划“最后一课”,留下一张张毕业照,这些情景,拨动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根弦。

我们开始从记忆点击着一张张就要消失的面孔,甚至通过派出所,查找一些同学新的家庭地址及工作单位,精心编了一本通讯录。“忆往昔峥嵘岁月稠”,还记得,那时,在中文系教授、名师的引领下,同学之间互学习、共帮助,大家或沉浸在教室里,活跃在操场上;或围坐在音乐厅前的大草坪上,热烈地讨论文学创作,探讨未来的园丁之路;或夜阑人静,在文史楼边的路灯下,体验古人“秉烛夜读”的情景。大家学得多么欢乐。正当我们踌躇满志、憧憬着未来的时候,谁也未料到“文革”开始了……

大家忘不了补拍毕业照的挑头人、现已离世的学习委员程静华,那时他身体不好,药不离身,但为了全班重聚,补上一张毕业照,静华信心满满地说:“我的没问题,我们‘奔七’啦,见一次少一次。”他不厌其烦、一次次打电话,那些以为往事不堪回首、破镜岂能重圆的同学,被他精诚所至。团支书陈大姐抛弃种种顾虑,也一次又一次联络原本不愿参加的同学。群策群力,在大家的努力下,同学

竟然一个都不少地表示期盼重聚。

2012年11月27日上午,全班同学欢聚在外滩的陈毅塑像下。这已分别了44年了。为了见证这一历史时刻,我们拉起了4米长红底金字的横幅,上面写有让每个同学怦然心动的十二个金色大字:“同学聚,今世缘,长相忆,永相连”。大家露出会心的笑意,终于补上了珍贵的毕业照。最有意思的是“城管”,原本劝说我们不要扎堆嬉闹,一看横幅,大开绿灯,“你们多拍些,近半个世纪了不容易呀!”

那张补拍的中文系64届(8)班毕业照,让大家记住了同学是兄弟姐妹。它将是我们的最珍贵的记忆!

“豆”家三姐妹

□ 曹国君

小时候我最喜欢剥蚕豆、剥豌豆、剥毛豆,一边剥一边闻闻那带有泥土气的清香。在我眼里,她们是“豆”家可爱的三姐妹。

每到“立夏”,大姐蚕豆率先登场。她酣睡在绿油油的豆荚里,剥开后,还慵懒地揉揉眼,嗔怪你惊扰了她的美梦。她长得丰盈饱满,一弯“柳眉”呈嫩黄色。母亲说,这样的蚕豆最娇嫩。眉毛变黑,豆就老了。每年它一上市,不少主妇就喜滋滋地买回尝鲜,炒一盆又鲜又香的葱油蚕豆上桌,全家人皆垂涎欲滴。

二姐豌豆长得娉婷袅袅,小巧玲珑,粒粒碧绿圆润如翡翠。我每次剥豆,总有一喜一恼。喜的是一剥开就见齐刷刷圆溜溜的八九粒豌豆躺成一排,个个如娇嫩的小公主,叫你喜煞爱煞。恼的是总有

几粒从手里调皮地弹跳落地,躲在墙角和你捉迷藏。让你一次次弯下腰去“捉拿归案”。她俊俏靓丽,有她配伍的中餐西点无不显示出典雅与高贵的气质。

三妹便是毛豆。这小女子其貌不扬,却平易近人。既肯与名贵的虾仁同炒,也乐与低贱的咸菜共煮。最妙的是有她加盟,一道菜就更鲜美。种豆者说,刚剥出的新鲜毛豆都戴着一圈白色的“裙边”,也叫豆衣,此乃鲜味之源。

再过些日子,大姐年老色衰,只能剥成豆瓣;二姐昙花一现,早已无影无踪。唯有三妹老珠黄更值钱。变成黄豆的她开酱园,开粮油公司,开豆制品厂……谁能想到步入晚年,三妹的事业反倒风生水起,活得如此精彩?

每年剥豆,我常想,豆如人,人也如豆,荣辱兴衰只是过眼云烟。还需用一颗平常之心,走好每个人的一生之路。

□ 金洪远

楼下的阿婆96岁了,走起路

来步履轻盈,那模样好像80岁出头的健康老人,实在让人羡慕。小区里七老八十者大都老态龙钟,一见面就言老了、病了,脸上愁眉苦脸的,与我眼前性格开朗乐观、和谁都说得来的阿婆差别太大。

阿婆每天早餐后乘电梯下楼到小区花园散步,她不拄拐杖,不用人搀扶。她大我二十多岁,作为小辈的我总是关心地招呼一声,阿婆依走路当心一点,千万别摔跤。她笑答,谢谢依!还不忘幽默回应我一句:我这辆老爷车有“刹车”的,走一小段路就坐在园区里的长椅上歇息下。

阿婆退休前是沪上某三甲医院的护士长,邻居和她聊天时讨教养生经验,阿婆说老年人有病是常态,无病是例外。每年一次的老年人免费体检,难免会查出一些生理指标与正常值不符,偏差太大要及时就医,一般不需忧心忡忡,弄得每天精神紧张。她还风趣地比喻说,人像一部汽车,行驶了七八十年,不可能像刚出厂的新车一样。我们都是“老爷车”了,只要每天开开心心,好好保养还能开个五年十年没问题。阿婆是见多识广的专业人士,她说的话充满了辩证法,我们这些老大的虽然开的是“病号车”,但只要像阿婆一样每天乐呵呵、安全开好“老爷车”,每天有空在小花园里散散步,就是为老爷车赋能加油。

我和左邻右舍听了都很受启发。人生旅途需要不断加油,笑口常开可以源源不断注入强身健体的“汽油”。我打心眼里佩服阿婆这个专业的养生高手,总结出这套通俗易懂的“老爷车”养生经,让人一听就懂。

楼上邻居成先生患有糖尿病,每天血糖仪不离身,餐前餐后测多次,有阵子竟每天多达六次,走路晃悠悠,弄得每天像个苦瓜脸似的。阿婆对他说,老年患者只要遵从医嘱,血糖“稳中有涨,涨幅有限”并不碍事,别弄得每天每餐这么紧张,这个不能吃,那个不能碰,忘了给自己身体“加油”,营养跟不上,你这辆车当然抖抖霍霍了。

听了阿婆的话,老成纠正了自己的老习惯,生活得轻松自如,他这辆“病号车”“行驶”起来活络了,脸色红润了,苦瓜脸变成了“蜜桃脸”,时不时还和我们逗乐打趣,好像迎来了人生第二春。左邻右舍都感谢阿婆这辆行驶在夕阳红里的“老爷车”,如今带出了小区一支“老爷车”队的精气神。